



## 流水行云，此间光阴

——写于童星《此间光阴》新书首发之际

■ 安徽合肥 刘冬梅

夏日入梅季节的雨，缠缠绵绵，敲打着车窗玻璃，伴随着我们一路，山重水复，来到了皖东南小城南陵，这里的三里镇是作家童星的家乡，我们是赶赴她的新书发布会之约的。之前就对“南陵”古县充满了神往，诗仙李白畅意书写的名诗名句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跃然山水间；三里镇，旧称“三里店”，因明末清初时期商铺繁华，延绵三华里而得名，这次童星的新书《此间光阴》首发式，选在位于三里镇吕山村的安徽佰金矿业公司办公楼里举行，矿区由青山绿水掩映，恰切了文学的婉约韵致。

和友人一路说说笑笑，话题散散淡淡间，脑海里萦绕的是对童星这个人的印象和她《此间光阴》文字里的“我”。和童星相识，缘于几次志趣相投的文友小圈层聚会，推杯换盏之间，童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容易把自己沉浸在氛围里的“大女人”，率性，知性，灿烂的笑，言辞之间，不乏睿智而俏皮的话锋。“山河不足重，重在遇知己，2021年春，童星”，洋洋洒洒，不久前，她签赠给我的扉页上写着。散文集《此间光阴》素淡的封面，精巧的装帧，承载了作者童星一篇篇流水行云式的心意抒写，透过绵绵密密的自我絮语，能读出她在长长岁月里的眷恋和执念。

童星属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全情投入、奋力打拼并发光发热的一类女人，近些年，忙于省直机关的公务，忙于照顾女儿日常，忙于笔耕不辍……想起，常常和朋友们戏说“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，不足以谈人

生”，我猜想，童星这样的人，在活色生香的烟火人间，大多时候应是冷暖自知，除了拥有欢欣的“小确幸”，偶尔也会或脆弱，或失意，然而，她一定会自我“治愈”，拾掇好自己，闪闪发光亮相于现世人间，童星的文字亦如此，看不出太多的悲苦哀叹，情绪沉淀、过滤、凝练、升华后，从笔端优雅地汩汩而来，字里行间，生命的温热袅袅升腾。

诚然，《此间光阴》是童星写给自己的“流水行云”，将大千世界的风云诡谲置于文本之外，尽情抒写的是自己（“我”）的心绪点滴。同时，她惜墨如金，笔端深情触及自己亲密的人，譬如，女儿黄小豆、豆爸、母亲、闺蜜、老师等，淡淡的言语里蕴藏了深深的情。有的篇章，寥寥几句，就透露出作者深沉的人间情怀，譬如，有一篇文章写到去歙县参加文化活动，现场看到皖南当地村民表演一项文艺节目，“动作浅显而有些拙笨”，想到自己的父亲母亲，“他们脱离了农村，生活在县城；他们远离乡村泥土，却尚未融入城市文明……他们是否如同这新安江畔的农民，有自己生活和精神的舞台与沃土？”关于城乡文明，这样的感慨，令人心生戚戚，思索良久。

我的闺蜜，安徽文艺出版社《此间光阴》责任编辑姚爱云在微信“朋友圈”说，祝贺美女、才女、强人童星《此间光阴》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圆满成功。带着“活生生的惬意”，将这些文字“交付”“需要极大的勇气”，童星在该书“自序”中如是说。山高水阔，来日路长，此刻，我由衷祝愿童星未来创作更多更丰盛的作品。

## 再唱一曲巢湖好

■ 安徽合肥 陈频

没见过巢湖时，却不止一次唱过巢湖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我从一个文艺团体调到一所乡村学校任教，教语文，兼教全校音乐。虽然转行了，但仍然如饥似渴地热爱着音乐。乡村学校偏僻，但可以凭借报纸看到国内外的消息，也可以凭借收音机听到好听的时新音乐。

记得那是1964年的春季，《安徽日报》报道，中央文化工作组来巢湖采风，指导群众性的歌咏活动。巢湖民歌蜚声全国，群众性的歌咏活动更是众人皆知。随工作组同来的，还有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先生，他作曲的《社会主义好》正在全国热烈传唱，他为巢湖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《巢湖好》。为了学唱这首《巢湖好》，我生生地守着收音机几个晚上，不仅学会唱了，还记下了歌谱。我立即在学生中教唱。很快，这首充满巢湖民歌风的《巢湖好》在乡村中流传开来。

由于求知心切，我竟然不知道天高地厚地把自己作词作曲的两首歌曲，按照报纸上的地址，寄给李焕之先生，请他修改指正。没曾想，很快地接到了李焕之先生的回信，他对其中的一首《学习大寨赶大寨》的歌曲进行了修改。信中写道：“歌词写得很好，歌谱经过修改，几乎已经不像原来的曲子。原稿我留着，有机会教唱。”此外，还工工整整地抄写了经过他修改的歌曲，落款写着“李焕之修改于亚父公社”。信，写得真诚；字，更是写得道劲。

自此，我与《巢湖好》结下了情缘。

见到了巢湖，自然要写巢湖。

八十年代，我调进了省城合肥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巢湖，还多次应邀为巢湖景区命名，为姥山岛亭阁撰写楹联。当我第一次登上姥山极顶望湖亭时，湖风扑面而来，忍不住一解衣襟，顿时有了心旷神怡的感觉。当即口占一联：烟波八百里，尽收眼底；往事三千年，尽掖湖中。

有邀请去巢湖，没邀请也去巢湖，巢湖确是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每每泛舟于湖上，总要情不自禁地唱起《巢湖好》来。

紧跟着改革开放的步伐，巢湖越变越美。面貌一新

的154公里的环湖大道，已被称为中国最美环湖大道。一座座大桥镶嵌于其中，各呈雄姿，各显大美，各寓深意；一片片湿地公园，花红柳绿，成了串联于环湖大道的珠玑。更有稻菽浪、花果香、楼台秀、歌声扬，巢湖真的成了人间天堂。

2020年，习近平同志来巢湖视察时指出：“八百里巢湖要用好，更要保护好、治理好，使之成为合肥这个城市最好的名片。”这个指示立即燃起了我为巢湖写首歌的热情。动笔时，我不由地想到六十年前李焕之先生写过的《巢湖好》来，为了延续，歌名就叫《再唱一曲巢湖好》。我在歌词开头中写道：“大桥座座调竖琴/芦苇丛丛奏排箫/后浪前浪齐鼓掌/再唱一曲巢湖好……”

歌词写好后，我想到了曾在合肥市歌舞团工作的作曲家，且有过合作，还拿过中国广播文艺金奖的贺爱群先生。歌词发过去之后，贺爱群先生立即回信：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，有幸第一次现场聆听了李焕之大师《巢湖好》的第一场演出，耳畔至今还回荡着那优美的旋律。这首歌我写。

终于，贺爱群先生发来了写好的歌曲，并说这是他历时三个月的精心打造。

歌写好了，请谁演唱？我俩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，皖籍歌唱家，且是当年李焕之先生亲自选定的唱《巢湖好》的斯兰女士。

没想到斯兰看过歌曲之后，立即表态：“喜欢，我唱。”

斯兰的敬业精神，以及对巢湖的那份深情，真的是让人感动。反复练唱，反复录音，反复征求词曲作者的意见，为了寻找感觉，甚至特地从北京来到巢湖。为了达到更完美的演唱效果，又约请了青年作曲家徐兴明先生写了伴奏。用斯兰的话来说，“但愿这首歌能为打造合肥最好名片，做出一点微薄奉献。”

《再唱一曲巢湖好》一经电视反复播出，立即引起人们的瞩目和共鸣，竟至于不少人学唱起来。

但愿《再唱一曲巢湖好》能够成为“天水胜境”的巢湖中的一掬浪花。

## 村居夏夜

■ 安徽长丰 刘恒

入夏以后，一天比一天热。为避开暑气，庄户人通常选择在清早和半下午上田。一天的劳作结束时，晚霞已布满西天。人们锄田回来，随身的篮子里都会揣着青头、各色瓜果等，因为家家户户园子里都有，也就不吝吝，一路上携着邻居们尝鲜。挨晚的村庄，也是最欢腾的时候，牛羊此起彼伏地哼着满足的小调从山坡上下来了，领头的牛不慌不忙，牛犊们在队伍中撒欢，放牛娃们手持树棍，后背上永远背着烧锅的松针。炊烟裹着油烟在村子里缠绕的时候，各家的牛羊就归置到位了，青草的香气惹得牛儿们反刍，鼓着圆滚滚的肚皮等着主人家检阅。再看放牛的娃们已经径直走到锅屋，眼见吃饭还早，先舀上一瓢井拔凉咕咚咕咚喝下，再打开碗橱寻摸一点冷馍馍啥的垫垫肚子。

记得那时候，很多邻居的孩子还在翘首以盼大人们归家的时候，我家的夏夜生活已经由奶奶操持好了。通常傍晚时分，奶奶就把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泼上井水，楞上两张竹床，她早早地就帮我们姐弟洗了澡，身上擦满痱子粉，干干净净地坐在那里。床边放着一个水桶，拔着西瓜。吃饭的小桌子就放在床头，经常有微凉的豆花汤、烩玉米或者手擀面，爸爸妈妈从田里回来就能吃到现成的晚饭。

夜幕正式拉开，远处的广袤田野，萤火越来越密，蛙声为村庄的兴盛护航，稻穗枕着饱满的相思入睡。通常电视剧看完，我们姐弟还会缠着奶奶讲故事，奶奶指着月亮上的桂花树，娓娓道来，慢慢地，我们就在浮想联翩中进入梦乡。天街夜色凉如水，后半夜的场院里渐渐凉爽下来，我们小孩一觉醒来，大人们还在讨论家里的牲口长势、天气变化及地里的收成，预估整个夏季的旱涝情况。农村蚊子多，虽然有一台风扇一刻不停在摇着头，我们仍然挠来挠去，妈妈和爸爸坐在竹床的两头，一人一把蒲扇悠着，尽可能不让蚊子咬到我们。寂静中细听，隔壁邻居家的院子里也有絮叨声。庄户人好像永远不知疲倦似的。

三十多年前的农村很热闹，人们都围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忙活，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，感觉吃得饱穿得暖有窝蹲就很知足了。院墙很矮，没有防盗门，邻里之间相处融洽，不分彼此。夏天傍晚，男人女人都喜欢成群结伴去塘里洗澡，吃饭也是扎堆蹲在井沿边或者大树底下，东家长西家短拉着家常，端着一碗饭能跑半个郢子。那会，有电视机的人家不多，哪家有一台电视机，一院子忠实的观众能从“节目预告”守到“再见”，全靠一连数集的港台连续剧消解白天的乏累。我们上小学那会，假期基本没有作业，孩子们抱着小板凳，你争我抢，只为在电视机前抢个最佳的位置。暑气盛行的六月，人多的家庭，干脆把铺盖都搬到平房顶上，电视机搬上去，整篮的瓜果提溜上去，房顶上比院子里透气，一家老小整个夏天就在上面纳凉消暑。家境稍差的人家，没有电视机，就去别人家院子或者平房上蹭电视，也蹭晚饭和西瓜。我和妹妹也去门房太太家的平房上睡过两次，记得下半夜露水很重，被子盖薄了还有点凉。彼时月朗星稀，感觉苍穹穹下界的我们很近，联想到书本上所学万里星河那些未解之谜，不自觉地凝视很久，偶尔两声狗叫，才又晃过神来。